

廣州話的疑問句句末助詞“呢” - 以“唔知呢”的詞彙化/ 語法化現象為主

飯田真紀
東京都立大學 人文社會學部

廣州話裏相當於普通話“呢”的句末助詞是“呢”(ne1)。它跟普通話的“呢”的語義功能有很多相同之處。只是,廣州話的“呢”似乎缺少在陳述句句末表示“時態”或“誇張語氣”的用法(鄧思穎 2015: 210)。另外,還有一種“呢”可以加在陳述句句末。但它在來源上跟指示事物所在地的嘆詞“呢”有密切關係(Kwok 1984: 59-61),與普通話的“呢”關係不大。

因此,我們大致上可以概括,對應於普通話“呢”的廣州話句末助詞“呢”,只有出現在疑問句句末的用法。如:

- (1) 你想飲啲乜嘢呢? (你想喝點兒什麼呢?)
- (2) 聽日會唔會落雨呢? (明天會不會下雨呢?)

基於以上事實,本文將以“唔知呢”這一固定組合的語義功能和形成過程為主,集中討論廣州話疑問句句末“呢”的相關現象。據我們所知,學界對“唔知呢”從未有過深入討論。

先看例子。

- (3) 633: 幾時返呀? 呢度過多兩日開張個囉嗶。

(什麼時候回來啊? 這裡再過兩天開張了呀。)

阿菲: 唔知呢。

(不知道呢。)

(電影《重慶森林》)

乍看之下,這個“呢”像是陳述句句末的“呢”而不是本文要討論的疑問句句末的“呢”。然而,如下所示,按照本文的看法,廣州話“唔知呢”的“呢”與上述疑問句句末的“呢”(例(1)(2))來自同一來源。

“唔知呢” (如例(3))經常出現在答句中，表示類似於日語的嘆詞 *saa* (表示迴避作答 (森山、張 2002)) 或英語的話語標記 *who knows?* 等意思，是一個內部結構相當緊密的固定組合。從結構上來說，“唔知呢”本來能拆成“唔知”+句末助詞“呢”，但“唔知呢”作為固定組合，卻呈現出詞彙化/語法化的痕跡，已經不允許主語出現。這一點與“唔知”帶上“呀(aa3)/喎(wo3)”等其他句末助詞的情形不一樣：

(4) (對“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下雨。你知道嗎?”的回應)

a. (*我)唔知呢。 b. (我)唔知呀。 c. (我)唔知喎。

至於“唔知呢”的形成過程，由於它與“唔知”本身的語法化有密切關係，先從“唔知”帶賓語的情況說起。

“(S)唔知 NP/P/Q”，顧名思義，本來表示主語名詞(S)不知道某種事物(NP)或命題(P)或問題答案(Q)，是一個陳述句。其中，賓語由問句結構(Q)充當的“唔知 Q”，在俱備一定條件之下，容易允許“疑問提升”(陳振宇等 2015)，使得整個句子變成“準”疑問句。如下：

(5) 呢幾日佢有啲事返唔到商場，唔知你可唔可以幫佢睇一睇間舖頭?

(這幾天他有點事，去不了商場，不知道你能不能幫他看看舖子?)

(《903 巴治奧廣播劇劇本》)

這樣，“唔知 Q”就符合了疑問句句末“呢”的共現條件，句末可以帶上“呢”：

(6) 唔知聽日會唔會落雨呢? (不知道明天會不會下雨呢?)

由於“唔知 Q 呢?”作為自生置疑或禮貌性詢問的“準”疑問句，在廣州話裏十分常用(參看 Kwok 1984:73)，已凝固成一種構式，導致 Q 本身在某種語境下會被省略不出現，從而形成了“唔知呢”這一固定組合(如例(3)(4))。因此，我們認為，“唔知呢”的“呢”來自疑問句句末的“呢”。

以上廣州話句末“呢”的語法表現顯示出有關句末助詞的一些特殊用法。如上所述，本來是陳述句的“唔知 Q”可以跟疑問句句末助詞“呢”共現。從表面結構來看，這是一種句末助詞與句子類型的錯配現象。至於“唔知”直接帶上疑問句句末助詞“呢”的“唔知呢”，則更加顯得特別，因為“呢”在這裡並非在表

達對它所附加的表層句“唔知”的傳達態度，而在表達對被省略的 Q 的傳達態度。然而，我們可以指出，這種現象其實在廣州話裏並不孤立。除了“唔知呢”，還有其他類似現象。

<主要參考文獻>

陳振宇、馬寶玲、薛時蓉。 2015。 從漢語角度看極性問的類型學性質-真性極性問形式與疑問語氣成分的區別。《清華中文學報》第十四期，頁 67-128。

鄧思穎。 2015。 《粵語語法講義》，香港:商務印書館。

Kwok, Helen. 1984. *Sentence Particles in Cantonese*. Hong Kong: Centre of Asian Studies, University of Hong Kong.

森山卓郎、張敬茹。 2002。「動作発動の感動詞『さあ』『それ』をめぐって — 日中対照的観点も含めて—」。『日本語文法』第 2 卷 2 号，頁 128-143。